

驟失上歡抑鬱以終

羅列外傳

(四)

第一將軍的榮枯顯默

●趙掄元（退伍中將，自由作家）

突然調職揣測紛紜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羅列總司令甫自美訪問、載譽歸來，正要大展鴻圖之時，突奉蔣中正總統手諭：陸軍總司令羅列，任期屆滿，著調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主任委員。朝野人士，無不驚詫此事的突如其來，主要軍職，在兩年任滿之後，通常都是連任一次；並且此次調職，事前毫無跡象，霹靂一聲，將一位紅得發紫的高級將官，一下子打入冷宮，真是官場波譎雲詭，宦途變幻莫測，羅列的順境驟然變了逆境。這樣迅雷不及掩耳的調職，究係何故？各方揣測紛紜，多認為一定另有內幕。而當事人羅列則淡泊寧靜，不伎不求，處之坦然，對調職原因，守口如瓶，堅不透露一言半語，逆來順受，安之若素，毫無怨憤之言，如期交接，立即對新的工作，盡心奮鬥。

不過羅列的友好與部屬，冷眼旁觀，多方探詢拼湊，突然調職，不無與下列各事有關，特摘要錄列如下，以供考正。

忠心工作不善逢迎

羅列任參謀次長時，政治部蔣經國主任，曾三番兩次到羅列辦公室，面致讚佩慰問，實乃蔣主任心儀羅將軍，很想收為己用，特擺出「三顧茅廬」的姿態，表示願與羅列深相結納。羅列只知忠心工作，不善逢迎，無暇體會蔣主任「折節下交」的至意，毫無輸誠投效的反應，再加以某些已投入蔣主任旗下、自認也是百戰功高而屈居下僚的資深將領，言談之間，不無有煽風點火之言，蔣主任從此視羅列為不願合作的外人，依情治人員的邏輯，「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羅列無意中違反了「為官不得罪巨室」的古訓。

拒保幼主失歡老少

蔣經國曾一度極力開展泰緬邊區據點，特在反共救國軍中成立了特種作戰部隊，加速整訓。當時美國軍援物資中，曾運台一批特種作戰裝備，威力甚大，由陸供部兵工署接收保管。蔣中正總統特別交代陸總羅總司

令，該項特戰裝備，非經他親自批准，不得擅自撥發。

蔣經國聽說陸總存有特戰裝備，曾派人向羅列要求撥補該項裝備；羅列據實面告來人：他無權撥發，須向總統申請。經國據報，非常氣憤，他想：「即便總統有此交代，你羅某人也應該主動向總統建議撥發，促成此事；何能一句話就碰了回來，你心中那還有我蔣某在？是可忍孰不可忍！」從此經國就有必去羅列而後快的意念。如果羅列當時瞭解「扶保幼主」，就是效忠老總統的最佳表現，主動促成此事，前嫌當可盡釋，爾後發展，將另是一番景象了；可惜羅列愚忠可憫，不屑「受祿公堂，拜恩私室」，無意中開罪了老少二代，致有後來的委屈遭遇。（註一）

誤信人言行為招忌

羅列誤用一個曾在西安綏署新聞處任職的黎某為總司令辦公室的秘書，花言巧語成了狗頭軍師，他向羅列建議：「政治前途，

應以民衆為基礎，台灣人口，多係閩籍移民，誼屬同鄉，如能多與當地鄉紳聯繫，則地利人和，前途無量。」於是介紹了不少台籍有力人士，吃酒看花，藉資聯歡。情治人員把羅列交結地方人士的情節，密報經國，經國認為羅某身為軍人，交結地頭蛇，恐有圖謀不軌的野心，對他特加注意。

實情實報招至不滿

積極準備反攻大陸，是蔣中正總統念茲在茲的首要大事。當蔣中正問及海空軍總司令備戰情形時，都說一切已準備就緒，候令反攻。問及羅列陸軍整備情形時，他一本忠誠不欺的精神，實情實報說：「報告總統，反攻作戰，尚須從長計議，最大的問題是渡海運輸力量不足，襄陽演習中已露其端倪，據估計現在艦船，一次只能運輸一個加強師，約二萬三千人；搭載航行卸載，來回約需七天，除去艦船損傷，第二次只能運送兩個加強團；第三次只能運送一個加強團。登陸部隊受敵人優勢兵力攻擊，恐難支持一週，而後續兵力逐漸減少，如此分批登陸，恐有被敵各個擊破的顧慮。」

蔣中正總統聽了，甚表不悅說道：「渡海運輸是海軍的事，他們說沒有問題。你只說你陸軍好了，不必推究別人；同時也不要僅憑紙上計算，物質力量固然重要，精神力尤不可侮。當年我們僅憑了五百條步槍，東征北伐，打败了優勢的敵人，你又不是不

知道，況且我們還可爭取美國的後勤支援，只要我們同儕敵仇，戰志昂揚，即可取得戰場的勝利。」羅列考慮了一下，最後還是決然說道：「報告總統，我不敢欺騙長官，實情實報，現在部隊中戰志并不昂揚，老戰士年老體衰，且多已成家立戶，安於現狀；台籍充員戰士，因家境日漸富裕，習於奢逸，自入營之日起，大都開始數饅頭（營中早餐每人配食饅頭一個），只望早日吃完七百三十個饅頭，兩年期滿，退伍回家，根本不想打仗。如係為保衛家鄉台灣或肯一拚，如係遠征反攻，恐怕戰志不高。」

蔣中正總統聞言大怒說：「那你是怎麼訓練的，戰志與戰技，都是從訓練中獲致，你回去仔細檢討，戰志的激勵培養，尤須重視政戰部門的意見，趕快改進加強。」據說羅列退出以後，蔣總統立即宣召經國入見，詢問部隊戰志問題，并把羅列所說情形，重述一遍。

經國誤會羅列打了他的小報告，說他政戰工作沒做好；又見老總統對羅甚表不滿，於是乘機說道：「現在三軍的士氣，都是奮發進取，都希望在反攻聖戰中一顯身手，台灣民性，激勇好鬥，年輕人更是爭強好勝，羅總司令所說充員戰士不願打仗，未免低估了青年的愛國心。俗語說：『兵隨將轉』，只要各級指揮官統帥有方，善加誘導啟發，戰志自會昂揚，羅總司令有些書生談兵，瞻顧太多。」從此，蔣總統對羅列心存芥蒂。

他鄉遇故羅織成罪

羅列接受美國陸軍部邀請，赴美訪問，某晚在紐約沒有公宴應酬，乃輕車簡隨，去到一家中國餐館用餐，不料一進門遇到了前代總統李宗仁，羅列在第五戰區任第八分校主任時，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是李宗仁，可算是直屬長官，羅列秉性誠篤，儉促之間，也未顧及政治忌諱，上前寒暄了幾句。誰知此一寒暄鏡頭，被偵伺的情報人員攝入了相機，照片很快寄到了經國的手中，立即轉報總統，總統認李宗仁在國家最危急的時候，潛逃美國，是十足的民族罪人；羅某以陸軍總司令之尊，居然在外邦與民族罪人握手言歡，實在有傷國體？說不定還會洩露軍事機密與他，真真豈有此理，不由得氣充牛斗，拍案大罵。

由於以上種種情節的累積，遠因近由，蔣中正總統認為羅列深得兵心，閩籍鄉誼，又得美國欽敬，地利人和，譽高震主，甚有尾大不掉的顧慮，必須早日撤除他的兵權，以免重蹈孫立人事件的覆轍；總算還念他以往的忠義，沒有像吳國楨那樣放逐海外（註二）孫立人那樣圍禁高牆，羅列返國不久，即以任期屆滿為詞，予以調職。

逆來順受不怨不尤

羅列在事業顛峰狀態，聲勢如日中天，正擬大展鴻圖之際，突被解除兵柄，投閒置

散；他安之若素；如期交接，立即對新職研求，積極推動。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八月，調聯戰會主委，五十三年（一九六四），調三軍聯大校長，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回任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五十八年（一九六九）七月，再任聯戰會主委，五十九年（一九七〇），調戰略顧問，六十年（一九七一），自請退為備役，并奉派為中燐公司董事長，旋調任台灣機械公司董事長，羅列無不恪遵上命，依法離職到任，調什麼職位，就做什麼工作，逆來順受，不怨不尤；并且盡心竭力，精力擘劃，卓著績效。此時羅列皈依佛門，淡薄名利，普渡眾生。

羅列眷屬十數人，原住建國南路一棟日式房屋，頗感侷促，在陸軍總司令任內，政府特為他在光復南路新建了一棟眷舍，迨建築竣工，羅列業已調職，他認為該舍原係為陸軍總司令所建，既已離職，自不應進住，經主管單位一再轉達上命，謂此舍係為羅列所建，不論調任何職，均可住用，并將配住公文面交，羅列執意不肯遷住；經辦人員無奈，用了一條托樑換柱之計，將他所住建國南路日式眷舍，改配第一廳廳長宋達將軍，宋達將軍一再催促羅列交房，以便進住；羅列只好遷入新居。

主持國企加強管理

羅列雖是軍人出身，在台機公司任董事長時，乃悉心鑽研企業經營方略，對現代管

理的方法與技術，很是注意。那時筆者正在交大企管研究所講授企業管理，有一天他說很想在台機推行「目標管理」，要筆者提供意見，我說：「『目標管理』(Objective Management)是美國管理專家杜魯克所提出的一種管理哲學，也是一種管理技術，運用人類行為科學原理，實施人性的參與管理，使各級主管及員工自我設立工作目標，籍以激發工作人員的責任心與榮譽感，發揮其工作潛能，自動自發的為企業總目標而努力；同時也是計劃與管制的基礎。實施目標管理，不需要添置設備，不需要複雜的技術訓練，推行容易，成效易見。」事後我寫了一篇書面資料呈閱，略為(1)目標管理的意義；(2)目標管理的理論；(3)設立目標的重點；(4)目標管理的原則。呈送羅列參考，並介紹數位目標管理素有心得的人士，以備顧問，協助推行。

機械公司總經理雷穎，也是軍人出身，曾任陸供部五級廠長，後來洊升至聯勤總部副總司令；他的父親雷寶華，曾任台糖公司總經理，對企業管理，頗富經驗；雷穎家學淵源，又有辦廠的實際經歷，兼對管理科學的新知，頗富研究精神，因而台機董事長羅列，與總經理雷穎，配合有如水乳交融，對目標管理，推行得有聲有色。

正直處世照顧故舊

羅列縱處逆境，對故舊友朋，無不耐心

竭力照顧，尤對老長官胡宗南將軍的遺屬，更是關注周詳，胡夫人胡葉霞翟女士曾於羅列逝世後在「哭冷梅先生」一文內懇切的說道：「冷梅先生於南兄（指胡宗南將軍）去世十五年後，離開了我們，在這十五年當中，他對我們家庭的照顧，可說是無微不至，南兄逝世之初，冷梅先生夫婦就以他們的三子大楨，認在我膝前為義子，我也以幼女為明拜羅伯伯羅媽媽為義父母，兩家往還頻繁，我家大小事情，都和他們伉儷商議，而冷梅先生就是公務繁忙之際，只要我有任何請託，他總是盡心盡力為我代辦，十五年來，每年的南兄忌辰，都是冷梅先生出面，召集西北故人好友，會同前往墓前致弔，雖然我曾多次辭謝，不願驚動大家，他總是以故舊情重，不宜推卻為詞，勸我接受。南兄在之日，我只從大的地方看冷梅先生謀國之忠，事親之孝，對友之義，待人之仁，衷心欽佩；南兄逝世之後，由於兩家來往更多，我又從小的地方看出冷梅先生對人處事的寬厚平實，他從來沒有以小事去麻煩他而略有難色，也從來沒有因公忙而忽視了小事。還有，就是西安綏署由大陸來台眷屬的安置照顧，實是一個艱難而又瑣細的事務，而冷梅先生均能辦理得至為妥善，令人翕服。」

羅列對下寬厚平和，對上則剛直執著，對事尤有定見，他的性格可說是外圓內方，所謂「內方」，平生絕不為自己的職位升遷而做所謂諂媚奉承上級的行爲，只要上級有

所垂詢，必是實情實報，雖然明知不會得到上級歡心，也絕不做欺上之事，但求對得起良心和公忠體國的赤忱（前述向總統面報反攻大陸難操勝算，即為一例）。他這樣不肯趨炎附勢，不屑結黨營私，是那次被打入逆流的主因，他則淡然處之，不怨不尤，問心無愧，心安理得。

胰癌病逝簡約治喪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七月初，羅將軍因感尿道不暢、腹部疼痛，至三軍總醫院檢查醫治，尿道部份旋即恢復正常，而胃腹之間的疼痛，初經X光透視，並無異狀，再經核子照相，始發現胃與胰臟之間，有一小黑點，群醫會診，咸認必須切片化驗。至八月初，病情突然惡化，且有嘔吐現象，於是由台大及榮民等醫院內科主治醫師會診，均認為病情嚴重，八月十一日施行切片手術，經化驗斷定為癌症，且部位靠近心臟，割切手術較為困難，不得不以藥物治療，但效果不大；至八月底，留美癌症專家李敏求博士回國，特請彼診斷，李博士認為應服一種新葯，乃馳電美國，航運來台，九月二日，新葯寄到，惟因羅將軍先服之藥藥性尚未退盡，不能服用新葯，於是停止服藥四天；羅將軍病體原已虛弱，飲食已不正常，藥力支持又告停頓，頗感不適，延至九月六日繼續服新葯，似已太晚，不幸於九月八日中秋節清晨，與世長辭。

羅將軍臨終，遵照其口述，由李潤沂先生（曾任第一戰區軍法處長，來台後曾任大法官，已病故）寫成遺囑如下：「余畢生服務黨國，忠勤自矢，持身清白，自念生平俯仰無愧，所憾者，未見河山光復，民族復興耳！」

「雖無遺產遺於家人，所幸諸兒皆受良好教育，得能自立，唯願善承我志，各盡所能，以貢獻國家社會，并互相友愛，彼此策勵，勿負平日之期許。長兒大維，忠誠持重，尤須多加輔導，使諸弟妹各自珍重，共維家風。」

「生而有死，人所難免，家人親友，不必悲傷，在外兒孫，亦不必返國奔喪。余皈依佛教，喪事不必鋪張，遺體火化，附厝於母親墓側，以備他年歸葬祖塋。母親陵墓，雖處偏僻，諸兒孫亦應如余生時，春秋祭掃勿輟。」

「余妻紹勤，相伴四十年，孝親育幼，多所辛勞，茲中途相違，情所難堪，惟願節哀順變，善自珍重，諸兒孫更應加意孝順，以慰我心。」

其家人一切遵照遺命，不登報、不訃告、不收禮、不舉行公祭、不煩擾親友，貫徹了羅將軍治喪力求簡約的意旨，當於次日舉行火化。

羅將軍的一生行止，誠如聖保羅所說：「那美麗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小人作梗斬予飾終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政府曾誤聞羅將軍陣亡，特予追贈上將、入祀忠烈祠，嗣以羅將軍生還，既未亡故，乃撤銷前令。但羅將軍於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九月八日逝世後，其公忠體國的功績更遠勝於前，論情論理，應予追贈一級上將（胡宗南將軍於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病逝，政府於次日即二月十五日明令追贈為一級上將，并於同日頒發褒揚令與旌忠狀），祇以老總統業已崩逝，「一朝天子一朝臣」，對羅將軍出生入死，捨身取義的公忠體國，無人理解，不但未予追贈一級上將，就連例行的褒揚令、旌忠狀，竟亦遲至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八月八日始予頒發，若非是偏心眼、記私恨而有權有勢的小人作梗，何至如此延誤，政府如此不公平，似非善待忠良之道。實則如此勾心鬥角，傾軋排擠，多是過眼雲煙，稱快一時，徒留後人議論，誠如鄧呂翁祠對聯所說：「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後，無少長俱是古人。」

事母至孝兒女有成

羅將軍對於太夫人的孝行，更是令人敬佩；太夫人信佛，特在家中設一佛堂，作禮佛之用，公餘之暇，承歡膝下。民國五十三年

年(一九六四)，太夫人遐齡八十有二，患病住院療養，羅將軍每夜均守侍病榻，直至太夫人仙逝。喪葬盡哀盡禮，每年農曆正月初二、清明節及太夫人冥誕，必親往墓園祭掃，并遺囑將其骨灰附厝於太夫人墓側，俾常得侍奉。

羅將軍對其子女教育，也有其獨到之處，雖在工作繁忙中，亦不忘查閱子女的成績單，有時因工作關係，父子們難得聚晤，羅將軍公畢回家，子女們業已入睡，乃親自手書教言，置於子女桌上，用資激勉。每見高官子弟，驕縱成性，失於管教，多是讀書不成，游手好閑，仗恃祖蔭，欺詐誑騙，甚至教唆殺人，為害社會。羅將軍的第二代，淬礪奮發，卓然有成。

羅夫人葉紹勤女士，賢淑端莊，持家有道，侍親育幼，夙著賢名，使羅將軍無後顧之憂。育有六子，大維、大任、大楨、大濤、大銘、大坤，一女大圻，均學有專長，計四人獲博士學位，三人得碩士學位，分別習土木、工程、機械、化學、企管、新聞、行政等，在國內外服務，各有所成，正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

現羅夫人在美國，輪流在子女家歡敘天倫之樂，羅將軍地下有知，亦當含笑九泉了。

謠詠繁興止於智者

死了死了，羅將軍死而未了！突有人對

羅將軍的死因與喪葬問題，引發了多種猜測與謠傳，空穴來風，殊多不解，而羅府家人，以悲傷過度，對此流言蜚語，無暇闢謠，認為事實勝於雄辯，而更助長了謠詠繁興之勢。

風傳羅將軍係自殺身亡，自殺的原因，又各有不同，計為(1)懷才不遇，憤而自殺；(2)國事日非，憂憤自殺；(3)次子大任投匪，畏罪自殺；前兩種恐係同情羅將軍受屈，而反彈的激情之言，後一種則恐係有心人故意抹黑羅將軍而稱快一時的捏造之言。另有一種是倒果為因的武斷之詞，因為葬儀依例應照陸軍上將葬禮，隆重舉行，祇以自殺而死，迅速火葬，以滅形跡。

據羅將軍陸大同期同學至友吳允周將軍在「談往事悼將軍」一文內曾說：「按將軍之死及其喪禮過程，余曾為之留意；自得悉將軍住院治療後，計五往探視，知為胰臟出了絕症，首二次探病，尚能握手談往，言笑自若，並無異狀；第三次見其腹部上下起伏，打嗝不停，未有接談；第四次往訪，則沉斃不醒？不便打擾；最後去訪，竟告棄世長辭，阻我於門外矣。是其死因，確為絕症所致，醫院有詳細病例可查，豈容信口雌黃。至其葬儀方面，據悉將軍生前自作交代，要照佛法治喪，不發訃聞、不經殯館、不事舖張、國外子女，亦不必回國奔喪，逕行火化，有書面遺囑可查，外間所傳，全非事實。余以去美之便，曾約請其次子大任夫婦來舍

詳談，據告彼初來紐約世界日報到差不久，即被派往加拿大奧運會爭取重要新聞，時促事急，無法分身，且其父遺體次日即行火化，縱能立即飛返，也趕不上靈前祭奠，只好秉承母命，在美服喪云云。羅將軍自殺的謠傳，旋即消聲匿跡了？謠言止於智者，信不誣也。

另外更有一怪誕不經的傳言，說羅將軍逝世之後，在三軍總醫院停屍間臨時靈堂，受親友祭弔的時候，於黃昏時份，突然有一少婦，淡妝素服，帶著三個孩子，進入靈堂，聲稱孩子是羅將軍的骨血，接待人員一楞，正待仔細盤問時，那少婦淒然說道：「我們此來，不管你們信不信，承認與否。我們既非爭名，更不圖產，只為要在死者靈前一拜，拜後即走！」羅夫人得知後，當機立斷的說：「她說的關係，毫無根據，絕不承認的說：我們熱衷當前，沒有心情與她理論這種怪事；不過只要對死者是善意的尊敬，人人都可叩拜，就讓她祭奠吧。」那少婦偕同孩子，行禮如儀。然後即揚長而去(更有繪影繪聲的說少婦身穿重孝，哭鬧靈堂者)，并傳說那少婦是某幼稚園的老師，因傾慕羅列將軍的忠勇聲光，情願犧牲奉獻，不計一切，終於成就了婚外姻緣，在羅列將軍軍務煩勞或失意橫逆時。多方慰藉安撫，給與精神支持；且為羅列將軍生了二子一女，避免影響羅列將軍清譽，子女均隨母姓；今子女均已教養長大，成家立業，大兒子在台北開辦補

習班，二兒子開設圖書文具店，女兒亦已出嫁，現居美國云云。

此事各親友先前既毫無預聞，當日又未親眼目睹，多認係好事者憑空捏造，不予置信。究竟實情如何？以私密禁忌，局外人不便究詰，依常情而論，羅將軍一向規行矩步，處事整飭，此種流言，當係空穴來風，向壁虛構。不過縱令真有其事，對羅列將軍美好的形象，亦毫無貶損，試想能得此不計名利，情願犧牲奉獻的紅粉知己，若非羅列將軍的德行感應，何克臻此？文君夜奔，紅拂自投，英雄美人，傳為佳話，羅將軍果有此一奇遇，應該是一則美人愛英雄的傳奇故事呢。（全文完）

註一：蔣中正總統，確有培植經國為接班人的打算，對所屬「扶保幼主」的意念，甚為重視，特舉二例如下：薛敏泉任第一戰區副參謀長時，策訂攻略延安計畫，甚得蔣中正總統賞識，來台後任第六軍軍長，蔣經國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大力推行部隊政工，派王樹權為第六軍政治部主任，王樹權剛直耿介，講話率直；薛軍長敏泉也是火爆脾氣，有一天薛對王樹權說：「你不要以為你背景強硬，你要知道：我是派你的那個人的爸爸派來的！」這話很快就傳到了蔣經國及蔣中正的耳中，蔣中正認為薛軍長對「扶保幼主」不夠熱心，於是處處給他難堪，薛將軍患高血壓，竟至氣憤而亡。

(四)傳外列羅

某日蔣中正總統召見胡璉（黃埔三期畢

業），說道：「陸軍需要整頓，我把陸軍交你負責，你要好好策劃，必要時可與經國會研辦理！」

胡璉受命後，知道是要他接陸軍總司令的職位，心想現在去見蔣經國，師出無名，等到命令發表後再去洽研不遲。過了幾天，蔣中正總統問經國：「胡璉去看過你了嗎？」經國說：「胡某人自視甚高，恐怕不會來」

看我！」蔣中正認為胡璉無「扶保幼主」的意願。於是陸軍總司令改派了別人。

註二：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吳國楨任台灣省主席，甚得美國的支持，美國有意要吳國楨主持台灣政治，孫立人主持軍事，蔣中正總統甚怒，嗣吳國楨被迫辭職，避居美國；後孫立人亦以牽連於軍事叛變被軟禁。

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收一四四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